

歷史與空間

雁翔

進口大片今昔談

伴隨中國40年改革開放，一批優秀外國影片引進內地，其中不少已成國人心中經典「大片」。

周恩來明確指示：「就是要花點錢買進來，我們同各國都生活在地球上。看他們有價值的影片，是我們了解世界簡易而直觀的辦法。」

「大革文化命」時期，中國出現「十億人民八台戲」怪象，國人文化生活奇缺，只好唱「語錄歌」、看「忠字舞」了。

有「東方荷里活」之譽的香港，電影業發達。解放後內地與香港文化交流中斷，港片遭禁。

1978年鄧小平訪日，為加強中日文化交流、促進兩國友好，我國破天荒引進三部日本電影：《追捕》、《望鄉》和《狐狸的故事》。



《鐵達尼號》劇照。 作者提供

影星。1998年4月胡錦濤訪日，會見日本各界代表時一眼就認出中野良子，還笑道自己很喜歡這部影片。

《佐羅》、《紅與黑》、《麥迪遜之橋》、《悲慘世界》、《鐵達尼號》、《巴黎聖母院》、《尼羅河上的慘案》等歐美大片，也在此時相繼引進。

此後進口歐美大片逐漸「常態化」。2012年初習近平訪美，與27年前結識的德沃切克夫婦重逢時也談到美國電影。

文化無國界。電影不啻反映各國風土人情和社會萬象，更折射世界的多元和變革。

異彩紛呈看螢幕，銀幕凸現萬國情。世界呼喚真善美，多元文化百媚生！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文史小品一好書

燈下翻白化文的《退士閒篇》(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8月)，十分過癮。

在《文學作品中的科學描述》中，開首有述陳寅恪的，便勾起當年所涉獵的小典故。

白化文在文中說：「(周)士琦師弟認為，從對聯藝術來看，當以對胡適之為佳，我很贊成。」

由此而引起白化文的浮想聯翩：詩與科學的關係。如王之煥《涼州詞》

「黃沙直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間」句，後來不知在何時，第一句被改成「黃河遠上白雲間」。

又如《了一老師論「對偶」與「對仗」》、《紙鳶與風箏》、《史記閒談》多篇，俱讀之甚悅。

據白化文自言，年逾八十，本是北京大學退休人員，「退士者，退休的知識分子也。」

在這些小品中，可看出白老的文史功力。紙鳶與風箏，我總認為不是同一樣的東西。

「花間補讀未完書」，白化文退而不隱，閱讀各書，偶有所得，廣徵博引，考證再三，撰之成文。



■在這部書中，可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力。 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撻嘢、老笠、爆格、衰邊瓣



「扒手」是小偷的一種，有人就叫偷東西做「扒嘢」；有人會叫「Sa嘢」，大抵是通過以下音變而得：

「扒/paa4」；雙聲母→「saa4/sa1-4」(Sa)

近年，上述兩個偷東西的用語已不多人說，取而代之是「撻嘢」。查「撻」指用棍、鞭等拍打，並無偷竊的意思。

不問自取他人財物的行為被界定為「偷竊」(Theft)，順手牽羊、打荷包(Pickpocket)、店舖盜竊(Shoplifting)等便屬此類。

若「偷竊」過程中有使用暴力或威嚇行為，罪行則被界定為「搶劫」(Robbery)，警隊中人會叫「老笠」。

入屋盜竊或入屋行竊被界定為「爆竊」(Burglary)。

glary)。由於「Burglary」中部分發音與「爆格」相近，警隊中人便叫這類罪案做「老爆」或「爆格」。

做成上述的盜竊叫法是有其歷史背景的。早年的警隊，「散仔」和「老雜」的英語水平低，不少真的「連26個英文字都識唔齊」。

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在香港有一種非常流行的非法賭博方式，叫「字花」。賭法是在既定的三十六個古人名字中「開」(抽)出其中一個作「派彩」。

從此，「字花」成為絕響，可「瓣」字卻得到了廣泛的應用。

某天，阿恩和輝仔「行仔嘢」。阿恩：輝仔，今日九龍北立法會補選，據聞幾個政黨實力相當，你估「開邊瓣」呀？

輝仔：「開邊瓣」都唔關我事，反而我有興趣知你琴日同黃Sir拉個條西裝友「衰邊瓣」啫，哈哈……

阿恩：衰「爆格」囉！

輝仔：「身光頭額」(穿得光鮮)，睇唔出啱！

阿恩：聽佢講，佢以前係幾間餐館嘅老細，由於生意唔好，就學人「玩多幾瓣」。08年一場金融海嘯，咪「瓣瓣唔掂」囉！之後欠到周身債，一時諗唔通……唉，「瓣數」太多累事！

輝仔：所以呢，我淨係「開為BB一瓣」囉！

「開邊瓣」指出現哪一種可能性；「衰邊瓣」，作為警術術語，指干犯哪種罪行；「玩多幾瓣」指把資源投放多於一個範疇，參與多幾個活動或從事多幾個行業；「瓣瓣唔掂」指什麼也幹不成；「瓣數」指所參與活動或涉足範圍的數量；「開XX一瓣」比喻對XX情有獨鍾。

形容人「瓣數多」，廣東人有句俗語叫：百足咁多爪

「百足」是「蜈蚣」的別稱，因為腳多而得名。由於「百足」與「八足」、「白足」、「白粥」音近，不知其義的人會將之讀成或寫成：八足/白足/白粥咁多爪

那些宣稱自己是資深傳媒人、專欄作家、評論員也有犯上相類錯誤，而這種錯誤亦屢見不鮮！

詩語背後

江鄰

羅浮山與葛洪

雲上羅浮有洞天 鼎爐凜凜起青煙 開宗立派醫兼道 毀譽千秋只為丹

據說，蘇東坡被貶惠州，磨磨蹭蹭走了一個多月才抵達惠州。

羅浮山是怎樣一個所在，葛洪何許人也，能得到大文豪蘇軾如此推崇？

羅浮山又名東樵山，地處惠州市博羅縣境內，號稱嶺南第一山，有百粵群山始祖之說。

據唐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記載：羅山之西有浮山，蓋蓬萊之一阜，浮海而至，與羅山並體，稱羅浮山。

神道之說，固可存疑。有史可查的是，晉人葛洪，43歲正當壯年之時，竟於赴任途中，辭官不就。

時逢兩晉亂世，葛洪見識了太多宦海起落、功來過往，深感「榮位勢利，譬如寄客，既非常物，又其去不可得留也。」

羅浮山探藥煉丹。其間，

鄧岳擬任葛洪為東莞太守，葛辭不就。

觀葛洪一生，遊歷廣泛，著述宏富，方藥道術，世代傳承。

葛洪系統總結了晉以前的神仙理論和修仙方術，包括守一、行氣、導引和房中術等，並著《神仙傳》十卷。

道教自東漢張陵創立以來，便與行醫製藥結合在一起。葛洪的醫學成就集中體現在《金匱藥方》一百卷、《肘後備急方》三卷裡。

葛洪特別注重在人們的日常起居中留心種種病源，強調藥物不在昂貴而在療效。

葛洪特別注重在人們的日常起居中留心種種病源，強調藥物不在昂貴而在療效。

秋來相顧尚飄蓬 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 飛揚跋扈為誰雄

傳說即為葛洪弟子。

然而，無論是修道還是行醫，葛洪的治學和實務都是同煉丹密不可分的。

《抱朴子》金丹篇有云：凡草木燒之即燼，而丹砂煉之成水銀，積變又選成丹砂，其去草木亦遠矣。

葛洪自稱「雖見毀笑，不以為戚」，但圍繞他的煉丹活動，確是爭議不絕。

有道是，文章是案頭山水，山水乃地上文章。羅浮山的水木清華滋養了葛洪，葛洪的陰陽真火煉成了羅浮山。

南國秋長。深秋時節，與幾位朋友遊羅浮山。進山不久，便見葛洪洗藥池，池邊一座小石亭，名「東坡亭」。

坐在亭子裡的條石凳上，看着洗藥池壁上斑駁的蒼苔，遠山一縷白霧飄過，思緒有些游移。

飛揚跋扈為誰雄